

禮說

禮說五　　禮書之一

定海黃以周

昏禮迎俟

昏有迎禮有俟禮經曰壻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此迎禮也又曰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此俟禮也昏義亦迎禮俟禮分別言之詩文王之迎姒韓侯之迎姞親迎之禮也鄭風之俟巷俟堂齊風之俟著俟庭皆俟禮也俟為親迎之末節而後世好簡略者往往不行親迎而以俟禮當之鄭風丰序以為男行而女不隨而化云男行是親迎也而詩中止及俟禮明宜速駕也俟巷俟堂

謂夫家之巷堂非指女家俟我乎巷與禮俟于門外文合俟我乎堂與齊詩之俟我于堂乎而文同堂字非誤女亦知其夫之俟我遲久故曰悔予不送不將以責父母家之送己不速又曰叔伯駕予與行以勸夫家之迎己者宜速歸詩人不直刺女子之不隨而歸其咎于從者之不速忠厚之意也箋云以病之悔今則來迎己者從之易皆誤齊風著序以為刺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乎而怪始見也乎而怪詞曰充耳以素乎而云云諷其充耳甚美宜不聞有親迎禮也著庭堂亦指夫家言至夫家著庭堂才見其人其不親迎也可知矣時親迎禮廢而俟禮猶存詩人詳

敍其俟禮而不親迎亏言外見之風人之指也自箋誤以諸言俟者爲親迎亏著詩之著庭堂爲女家之地而云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詩序注語似箋非傳則詩曷不曰迎我而曰俟我乎亏丰詩之俟巷俟堂亦指女家又幷傳意而失之傳云巷門外據經謂先俟亏門外爲文也傳知此巷爲夫家門外者以經文先巷後堂也如箋謂出門而待巷則俟堂當先亏俟巷矣如以俟巷爲初至初無所謂俟也謂未奠雁女無出理亦何悔予之不送乎或曰以詩之俟巷當禮經之俟門外是已然則俟著俟庭俟堂其何說與曰禮經所言士昬禮也卿大夫以上自有

不同士昏禮親迎往之女家諸侯娶王姬已不親之王國矣天子娶諸侯女其不親之侯國可知也說詳禮書通故此親迎之有別也公羊傳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天子侯禮也齊風著篇傳箋以素瓊華為士服青瓊瑩為卿大夫服黃瓊英為人君服則諸侯俟于堂卿大夫俟于庭士俟于著矣毛傳云門屏之閒曰著著遠于庭近于巷此蓋命士之禮又不同于中下士也以詩義補禮經不猶瘉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之說與

昏禮壻揖婦不荅

禮有拜揖撫不相荅荅之者禮之也亦以受之也其有不敢當尊者又以不荅爲禮凡不荅者於其拜揖之時必作還辟之容記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此通禮也昏禮夫婦初相見有揖撫拜與雁之再拜稽首拜主人非拜婦也時婦去於房中與雁之拜在西階上自說者誤以爲壻拜其婦於是房外當楣拜房外當阿拜異說拂起亦知稽首之拜爲拜之最重者說詳處故而可施之於其婦乎至婦至壻揖入及復阿壻又揖入士昏禮言之詳矣而婦之荅夫不見其文蓋不荅也旣不荅矣宜有還辟之容故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提

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說可補於禮經婦初至就客位故士昏禮曰升自西階凡上東階者先右足上西階者先左足近於相鄉以示敬時夫鄉婦右還揖婦鄉夫左還辟先相鄉而後辟亦以示敬也若右辟於事捷於心褊矣褊非宛然詩以為刺一周還闕心術見焉故箋曰愼於威儀對席之揖坐亦可以是禮推之

婦人歸甯

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歿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竊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

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食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劉君星若詩補義亦用不同坐食說以周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食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食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食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歿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得一解焉爲之說曰詩序三言歸甯不得茲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此固舉諸侯言之耳諸侯娶于異國其往返之爲途遠爲時久爲禮繇故父母歿不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公羊則歸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

甯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鄭據國君夫人禮去說甚得序意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昰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旣沒則使卿甯于兄弟襄十二年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沒使大夫甯于兄弟也禮經喪服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攷之喪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鄭斬衰章注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則大夫以下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

禮也鄭箋詩序言圖君夫人於父母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禮經又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於以歎鄭注之明達為不可廢特人自不會通耳

嫛父長子不取

孔子言女有五不取曰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嫛父長子不取逆不順也亂不貞也逆與亂為大惡之家是以君子不取也刑人惡疾閉世或一出今乃世有之君子不取慮其氣類之傳染也四者之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而嫛父長子不取注家多謬為之說讀者疑焉今先辨眾說之非而後自申

其說一曰長子者女之長兄也父既喪雖有長兄亦不
取此說之不可通也在易震兄嫁兌妹謂之歸妹揆之
情理吾未見其不可也一曰長子者無兄之長女也喪
父無兄女無受命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人之取
女論其家之正不正察其女之賢不賢而已矣無父無
兄何暇計也必計及此而喪父無兄之女因無受命遂
終身不許嫁人乎此不合乎情理者也一曰喪父本伦
喪婦謂女之無母者也長季長也季長未嫁疑其幼失
母訓婦德未備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喪母之女
克備婦德者世多有之今欲以一律抑之乎如其說喪

婦之家必將幼季擇配而後嫁之乎不然女季已長人咸棄絕之將老死亐家矣夷攷古者女子許嫁必在季十五而後遲則二十許嫁六禮之行俱在朞季中非若後世髫齡擇配而待成人後嫁取之也此三說者於情理皆有所不通矣今為之說曰喪亾也無也謂無父母家長之子也晉文公出亾在外大學載舅犯語偁之曰亾人檀弓則偁為喪人女子無親長出奔在外是亦喪人亾人也夫子曰喪父長子為其無所受命也謂斯女之嫁必至自獻其身無父長主其婚禮傳曰喪家亾人必忿其禮其斯之謂與逆家之子不順亂家之子不貞

喪父長之子不順不貞而刑與惡疾或兼有之之三子
者均屬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讀者勿疑

喪服變除

喪服變除撮見禮經漢戴君準約禮文而爲變除說鄭
君又爲變除注（見崔氏引）今玆撮佚時或見於正義通典中
崔靈恩又旁證之化變除論乖僻滋甚孔沖遠因删其
說錄諸正義仍多悖謬近江愼修禮書綱目喪服變除
類綴述禮文失其倫理徐健庵讀禮通攷化變除表幷
論又多沿襲舊說未湊覈也凡親始死將三年者去冠
幷纚如故見問喪及鄭變除注飯含面南左袒扱諸面

之右實米唯盈襲面前也袒左褎以扱于前面之右號見士喪禮既襲三稱謂襲尸衣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見曾子問問喪及鄭變除注據戴君說徒跣扱上衽衽易深衣前非也扱上衽謂扱深衣之衽也見鄭注既襲後有粲章甫冠白麻繩屨亦非也自始死至成服去無冠屨故叔孫武叔於小斂後投冠子游譏之也其妻為夫妾為君去笄而纚不徒跣不扱上衽餘同男子見鄭士喪禮注及變除注據戴君說始死有笄纚既襲有粲總非也女子之去笄總猶男子之去冠喪服傳言箭笄布總衽成服日也曾子問稱總趨喪奔喪禮也崔氏說始死婦人去纚

亦非也斬衰婦人之笄纚在小斂日也見鄭注齊衰期以下女有骨笄男有綵冠皆吉屨無絇見鄭士喪禮注其服亦白布深衣見鄭變除注成之明日將小斂三年者又去笄纚髻髮見鄭問喪注大夫於是日襲而髻髮見鄭變除注卒斂馮尸袒奉尸夷于堂拜賓即位襲經于序東見士喪禮要經散垂以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見鄭喪服注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髻髮時則著免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髻髮時則以麻為髽將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為髽其要經結本不散垂與男子異見士喪禮及鄭注崔氏謂始成後小斂爲大夫與士

皆加繢冠於笄纚之上至小斂投冠髻髮之後大夫加
繢弁士加繢委貌其上皆又加環絰其說本諸戴君亦
非也自始死至成服三日內創鉅痛深有服者皆免髻
髮㓙未有用冠弁者鄭注士喪禮云大斂不言免髻髮
者小斂以來自若矣又注大記云斬衰髻髮齊衰免以
至成服而冠是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
始尋弁絰爾且又服之絰皆繆絰惟弔服用環絰兩制
迥然有別鄭注賈疏言之詳矣徐氏論喪㓙沿崔誤環
絰苴首絰㓙書直似一首兼施兩絰也又明日將大斂
主人及親者皆袒奉尸斂于棺乃塗卒塗復位襲見士

喪禮其記云既殯主人說髦而喪大記則謂小斂說髦崔氏說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自始死至此主人髻髮衆主人免常不改其凥母喪者於小斂一髻髮餘亦以免終焉見大記及鄭注而衣皆白布深衣也見崔氏說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全三日成服諸侯天子斂殯時有不同其成服亦一也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乎始備記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於成服日絞之也婦人無冠加箭笄布總亦成服焉崔氏說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非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

遂啓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禮云
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也檀弓天子崩三日
祝先服五日官長服則子王后之必服可知禮云近臣
君服斯服矣祝卽近臣也自成服後筮宅卜日皆免經
左擁之事畢卽經爲敬神變也將啟主人免袚帶衆同
小斂時爲見柩變也啟殯主人袒遷于祖正柩主人卽
位襲將載主人袒卒束襲將祖主人袒商祝御柩乃祖
踊襲公賵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入袒送于門外襲入
復位杖發引主人袒乃行出宮襲竝見士喪禮凡袒必
免冠至尊不以袒故以免代之見問喪於免經之免無

不經見問喪及鄭注主人從柩免於堩道路也其葬之遠者皆冠至而后免見襍記小記至于壙主人袒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元纁贈卒主人又袒而拜賓拜已乃襲見士喪禮主人反免於堩其葬之遠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於廟見襍記小記又鄭注檀弓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是也據崔氏說葬時大夫素弁加環經士素委貌加環經失之徐氏論衰既沿崔誤其云反哭皆冠與襍記非反哭不免堩之文尤悖反哭而虞有几筵主人及兄弟如葬

服丈夫免絻帶衆婦人髽沐浴不櫛見士虞禮及記虞杖不入於室見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報音赴謂不疾虞也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亦見小記敖繼公說葬虞之服主人髺髮此與及虞皆免之語悖鄭注小記云皆免自主人至緦麻是也卒哭之服如虞雖緦小功亦免見小記獻畢乃餞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當變麻受之以葛見士虞記及鄭注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卒哭諸侯七月卒哭見襍記卒哭之時既不同故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待卒哭既虞受服亦與士異見鄭喪服注受服冠七升衰六升首絰要帶以葛易之首絰兩糾要

帶三重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以齊衰之蒯藨屨見閒傳喪服經記及賈疏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注云不說帶者齊斬婦人也小功大功者時亦不說至祔葛帶以卽位是也周卒哭而祔卒哭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則祔亦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分祔杖不升於堂見小記朞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去杖有司告事畢而又杖見小記以卒哭後七升之冠受其衰謂之功衰而練其冠幷練其中衣黃裏縓緣去其首經存葛要帶用大功之繩麻屨而無絇飾又橫長鹿裘之

祛而裼之見閒傳及檀弓又朞而大祥則去絰杖繩屨
功衰朝服而筮尸見小記夕朞祥祭主人朝服縞冠見
襍記及小記鄭注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白屨無
絇縞冠𥿋紕見檀弓鄭注閒傳云大祥𥿋縞麻衣是時
巳除功衰麻衣者白布深衣非功衰也故襍記麻衣布
衰分別言之禫亦朝服戴君釋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
是禫祭元冠矣鄭注云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
服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
曰纖禫以纖布為冠繼於祥冠之縞又有異於吉冠之
元夏書曰厶纖縞是其塈也鄭注引舊說云纖冠者采

纓也織或作緌失其義矣凡祥禫之變服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敢以凶臨吉也既祭又易縞綮終月餘哀未忘也禫後吉祭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尻迺復其常

括髮免髽

括髮士喪禮作髺髮髺括通用字謂束髮也古人加冠必先束髮或以錦束之或以組束之或以緇縞束之同謂之纚凡纚必笄始喪去冠又二日去笄纚於是以麻束之使髮聚髻而不櫛則謂之髺髮故士冠禮之纚與髺同事士喪禮之髻與髺同文也髻从會聲髺从舌聲古音同在微部說文

無鬠鄭注云髻髮者去笄纚而紒紒說文作髺謂束髮為髻也曹憲注廣雅云髺即䯻文髻字鄭意去笄纚而為髻謂之髻髮是也免之制與髻髮異髻髮用麻免用布髻髮以麻束而為髻免又以布繞髻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即繞髻也凡母喪小斂一髻髮餘以免終事父喪自小斂至成服常髻髮從梱反哭虞祭亦以免也髽之制有二一曰麻髽一曰布髽奔喪云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髽以髽對括髮言則髻髮用麻髽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言則免用布髽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明髽免之義祗以別男女則

髽髻髮亦為別男女之名無異義也婦人麻髽以當男子之髻髮婦人布髽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髻髮以釋髽或據免以釋髽本兩通也自賈氏疏鄭謂喪厺笄纚而紒紒上著髻髮髽與髻髮皆繞紒如著幓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為異如賈氏說髻髮免髽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鄭注云髻髮厺笄纚而紒免如今之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髻髮為紒免為繞紒二制自別紒者髻髮為髻繞紒者於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髻外而露之

也故繞紒卽露紒露紒卽露髻髻無異義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混而鄭注髻髮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髽亦去纚而紒此明髽與髻髮同也又云髽之異于髻髮者旣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此明髻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髽之繞紒而露者又異髻髮而同免制也喪服鄭注亦同此意疏誤云亦如著幓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幓頭言之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髽制同而鄭注髽異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或曰皇侃說麻髽以對髻髮布髽以對免又有露紒恆凥之髽以對

男子之髽冠其說然與曰麻髽布髽皆露紒鄭注本明皇說非也凡冠與笄對髽自小斂至殯髽皆去笄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服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髽是也鄭注髽去笄纚而紒於喪服記注則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當賈疏溷懞亦失鄭意或曰髻髮與纚相似始用麻布為之如舊說髻髮用麻纚又以麻纚為絰豈人首所能容乎曰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麻者未成布之名孔賈二疏是也特髻髮之麻以代纚總疏家未明言之耳麻髻以束髮麻絰以固冠用各有當何足難也

漢時幧頭繞紒露髻與今女子頭䌙同信齋楊氏撮錄鄭注搭截不可解甬上萬氏說殊悖繆休甯戴氏說亦疏舛故詳辨之

棺椁抗木重數

荀子云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白虎通義云天子棺椁九重公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莊子之文同荀子天子十重又佗七重與諸文尨異鄭禮記注以禮器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為抗木數又據檀弓天子之棺四重翌之以為上公革棺不被三重諸侯無革棺再重大夫無椑一重士無屬不重鄭

意天子棺四重抗又重合之爲九重諸侯棺再重抗三重合之爲又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之爲三重與白虎通義合士棺不重抗一重與白虎通義又異攷棺之外祇有椁棺上下四旁皆周椁有四旁無上下抗木即加於椁上荀子莊子白虎通義竝據棺椁太文義兼抗木所謂天子十重九重者指上下之數言之非其旁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爲一重竊謂兕牛兕水謂之水兕水兕革棺被之謂以兕革被棺外其厚共三寸是合兩重以爲

一重也禮器明貴多之禮曰天子五重八翣諸矦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翣藏棺之四周所謂重數自指棺言云天子五重者分水兕革棺爲二重并杝棺一梓棺二而五也白虎通義據檀弓而言天子棺四重抗五重故曰天子九重荀子據禮器云文棺五重抗五重故曰天子十重莊子佚天子七重者係淺人所改欲以合降殺以兩之例不知古禮亦多以三五九爲降殺者如器服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耕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矦九推建都大三之一次五之一小九之一皆無七數是其例也公矦宜合爲一等荀子莊子白虎通義諸文

可證鄭君以禮器諸侯三重爲抗數若以天子四重翣之棺亦三重合之爲六重與諸侯又重之文不合故分公侯二等以圓其說此則鄭之疏也諸侯以天子之棺數爲其重數棺杝一梓二爲三重抗二重合之爲又重大夫以諸侯之棺數爲其重數無椑有屬棺再重抗一重合之爲三重士以大夫之棺數爲其重數棺一重抗一重合之爲再重以此相翣檀弓禮器以及周秦漢諸師說悉合且檀弓禮器之所謂重者合內外棺言之非別內棺而以外加爲名也故經記言設席之翣曰又重曰三重曰再重再重之下卽謂之單席周官掌次言張

帝之翣於王三重諸侯再重之下卽云孤卿大夫不重不重謂之單則再重者二棺三重者三棺又重者又棺今之所謂一重者古謂之不重祇一棺也鄭謂大夫一重士不重以一重爲有兩棺則檀弓天子棺四重而有又棺豈禮器天子又重亦可謂之有六抗乎此尤鄭之失也皇侃說布席三重有四席又沿此注而誤禮書通故從鄭注重恖之有未安故復作此以正之

天子棺椁之閒以端長六尺爲準

檀弓又云柏椁以端長六尺文承上天子之棺四重言之謂棺椁之閒相去以其端六尺爲準也鄭注以端題

湊也其方蓋一尺案喪大記君殯欑至於上畢塗屋鄭注欑猶菆也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四注者四阿之下注也天子椁有四阿文見左傳此題湊之說也喪大記君松椁鄭注引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及夫子制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云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以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此方蓋一尺之說也但玩以端二字是椁之長六尺以椁端計非全椁之數鄭注以題湊之空處言是也喪大記棺椁之閒君容柷郭注釋樂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此諸侯椁端之長數也司几筵柏席用萑鄭注讀柏為椁謂椁

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攷席廣三尺三寸餘椁內容神席坐乃必有餘地此天子椁端之長六尺之義證也

器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六曰凶拜說者謂吉凶二拜皆器拜器亦有吉凶此說非也器屬凶禮吉器云乎哉器既無吉吉拜云乎哉夫經有所謂吉器者為遠方之人既除器而後聞器者言惟其既除器故謂之吉器惟曰吉器故可純用吉拜不然器期未除卽器者秊踰期頤器之耆服如總麻不易儞吉器用吉拜也古者吉拜尙左手或先拜手而后稽首或先拜手而后頓首凶

拜反是故曰稽顙而后拜凡曰稽顙皆凶拜也凡曰凶拜皆尙右手也雖然喪拜之分亦有四有稽顙而后拜者有拜而后稽顙者有稽顙而不拜者有拜而不稽顙者稽顙而后拜爲周人凶拜之正三年之喪拜也拜而后稽顙爲殷人之凶拜而與周人吉拜相近齊衰不杖期以下之喪拜也此依鄭注稽顙而不拜爲凶拜之變是有三年之喪而嫌爲後者之拜也檀弓拜而不稽顙爲凶拜之輕是身有期喪而壓于尊者之拜襍記或功緦服輕之拜也小記喪拜之槩等有四而拜尙右手則一知其然[illegible]檀弓言孔子有姊之喪拱尙右手則大功以上之喪可

知也𢍰器言遠兄弟之器既除器而後聞器拜尚左手則小功當服未除亦尚右手可知也古人吉凶二拜有以拜手之先後分者有以拱手之左右分者二禮較然不相混自𥜌記有非三季器以吉拜之文說者引般禮拜而后稽顙以釋之明此為般人之凶拜與周人吉拜相近而拱手尚右固迥然有別也至今吉凶二拜全無區別惟於書帖分吉拜頓首凶拜稽顙此特異其名目亙習俗不察又有期服孫偁稽首以別稽顙者攷之古稽首吉禮為臣拜君之拜豈可用之凶人乎是幷其名目而混之矣如曰同偁稽顙似無輕重之壄則如晉文

公之尸喪再拜秦使晉語偁曰再拜可也如魯昭公之喪國再拜顙亏齊廷公羊傳偁曰拜顙可也先儒謂稽首重於頓首則稽顙亦重於頓顙與如諸稽郢之行成頓顙乞哀吳語偁頓顙以別稽顙亦可也是何取乎稽首之偁而用吉禮哉葢吉喪吉拜之說誤之也

哀子

禮記𥜽記云祭偁孝子孝孫喪偁哀子哀孫祝偁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祭吉祭也喪凶奠也祭以追養故曰孝喪以悲哀故曰哀各有其義也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為祝辭之偁故云祝偁卜葬虞子孫曰

哀後世以為訃狀自稱之辭非也如訃狀對人時可自稱哀子哀孫則當祔後吉祭亦可對人稱孝子孝孫乎古者自始死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則以虞易奠而祝辭又稱哀子哀孫士虞禮三虞卒哭祝皆稱哀子某是也自祔用吉祭祝辭乃稱孝子孝孫士虞禮祔祭祝稱孝子某特牲少牢饋食亦稱孝孫某是也孔疏謂卒哭稱孝子有誤其以孝子哀子為祝辭尙未誤也曾子問曰宗子死稱名不稱孝鄭注曰孝宗子之稱則哀亦宗子稱也古之主祭者皆宗子支子不祭今支子稱哀誤也與人言自稱哀更誤也然則喪中與人

言何偁謂乎曰古者訃告之禮用父兄之命檀弓云父兄命訃者是也其訃亏君則主人自命拜送士喪禮云乃赴亏君主人卤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是也（舊說大夫以上用父兄命士則孝子自命蓋誤）其受人弔賻相者偁之曰孤襍記云相者曰孤某須矣又曰孤敢辭吾子之辱是也至魏晉朝主人自偁曰孤於是有孤子孤孫之偁孤孫不見於經蓋由祝辭偁哀子哀孫因推孤子之偁而偁孤孫晉范宣云禮無書疏偁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此禮之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初不專偁於父與祖父之喪而母喪祖母喪亦偁孤子孤孫晉

當孝淸問云爲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亡言偁孤孫或偁孤子范宣荅之云偁孤孫以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服訖然後偁孤子是可證也至文朝時好佗聰明亂舊章始有父孤母哀之分偁唐高宗時韓王元嘉之子訓等薦祀其妣妃房氏造碧落天尊像其碑文有哀子李訓誼譔諶衝愐在疚云云不足爲訓開元禮三虞卒哭練祥祝文皆云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對考不偁孤子與禮經合其卜宅兆命曰孤子某爲父某官封某甫卜葬日命曰孤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官封某甫注云四品以下父祖偁孤子孤孫母及祖母偁哀子哀孫

此以父孤母哀之分偁習俗相沿巳久四品以下祇尋循之不能一依禮經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哀子哀孫尚屬祝辭之偁其與人通刺要不分父歿母歿而皆偁孤子未見以哀自偁陳子昂作父墓誌自偁孤子李華祭蕭穎士文亦自偁孤子嗣後有以祝辭之偁通用於刺中司馬氏作書儀父母亾荅人狀父亾偁孤子父在母亾偁哀子父先亾母與父同是父孤母哀之偁通用荅狀司馬氏乃著之以為典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泥孟子無父曰孤之文其偁哀子以別母為父在故而其父先亾而母歿仍偁孤子與父歿同為漢以來祇有孤子之偁父歿

無嫌可以從古也故書儀云父先亡母喪與父同欲見父在偁哀子不爲已以別之也後人不察以爲先王制禮父喪偁孤母喪偁哀壽後相承古今不改（吾郡萬氏充宗雅號知禮而亦作此等語何無稽一至亏是）於是父孤母哀畫然分別遂有父母俱喪卽偁孤哀之說朱子作家禮又援之以爲例人有問朱子孤哀之偁朱子荅之云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從之亦無害夫溫公誠因俗以爲別而未嘗爲畫然一定之名也其後以爲一定之名矣朱子又因俗而從之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凥父喪者如母喪已除尙不兼偁哀也家禮云父母俱亡卽偁孤哀子云俱亡云

卽併謂一時有兩喪也非謂前喪已除尻後喪又兼前喪之併也今也尻父喪必兼已除母喪之併尻母喪亦兼已除父喪之併其或喪父有繼母前子欲兼併孤哀後子欲單併孤紛紛異說何無稽之甚也

出母服

或曰孔氏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異其故何與曰出母之事不一轍服亦不一例儒者執一說以相律往往齟齬不可通古者婦人有七出例出之者非終絕之也出而有反者矣夫出妻未必絕妻妻自不可以絕夫子尤不可以絕母故夫出其妻妻待反亏母家子尤日夕冀

其反其夫或感妻之悔過子之恩親卒反之如故妻雖曰出與未出同其卒也子以正服服其母其或夫不即反而妻遽卒於母家夫逆其喪而歸爲之殯廟祔姑則有若杞桓公之於叔姬者其子卽爲父後亦當服以杖期與正服同其或夫亾終不反而妻猶守節母家不終嫁他人則有若宋襄公之母者是謂出妻出妻之子爲其母杖期而爲父後者則不敢服出母以廢宗廟之祭其又有夫出其妻而未絕妻卽改嫁則夫妻之道滅卽母子之情亦薄則有若齊桓公之蔡姬者（齊桓公歸蔡姬傳曰未絕之也蔡姬嫁自絕亏桓公先）出而又嫁義同嫁母嫁母無服子恩言

先君子喪出母其出而即反者與其出而歸於母家逆喪而歸者與抑亦待反母家而不終反者與是未可知也要之為出母之不失節者當為之服故曰無所失道而禮宜從隆子思之妻自謂道污其出而改嫁與即不然亦必見絕于子思者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為母出而猶偁曰妻兩未絕也故其歸也尋與父在為母同服絕則于夫無妻名于子即無母服哉子思曰為伋妻者為白母不為伋妻者不為白母此欲以絕不絕定服不服出而未絕妻之名猶存其子自有母服其剖析出妻之子為母細入豪芒與解聲色為末無聲臭為至同一精

闕而當時行出母服者概以杖期至子思爲之一變故記曰自子思始也凡曰自△△始者皆記禮自此變其或變而失或變而是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自子思始爲子思之失直一孔之見也記言自魯昭公始自齊桓公始自趙文子始自季康子始皆譏辭自史佚始自子思始皆非譏史佚以義起子思以義斷者也或曰出妻其可以卒反乎出妻歾夫逆器歸豈卽廟祔乎曰小記有云女子未練而出未練而反既練而出既練而反此出妻復反之說也古者臣之出疆女之出適人妻之出歸于母家皆有待反之義臣之出也收田于三年女之出也反馬于三月妻之出也亦必有年但未聞亘知出妻有

待反之乎可無疑乎古人出妻之多矣出妻之反不反權主於夫夫不反則與廟絕如鄭伯姬之絕於鄭不書逆喪是也杞桓公逆叔姬之喪以歸將以廟祔之也古者婦人不廟祔則反其喪乎母家未有逆其喪而不廟祔者矣或曰舊說嫁母杖期與出母同今言出母而嫁與嫁母同無服何與曰經本無嫁母杖期之文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此為從嫁母而寄育者言之耳其不從固不服也鄭君此注不及王肅為明漢石渠議蕭太傅云父卒母嫁當服期韋元成以為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

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議是茲其徵矣或曰舊說孔氏三世出妻其說然與曰孔子未嘗出妻伯魚未嘗噐出母檀弓言伯魚期哭之甚欲正以父在為其母期之常制爾孔穎達誤以此為出母服污衊至聖本不足信子思言先君子噐出母謂孔氏先世之有賢德者原非指斥孔聖其後世拘執子思之說亦以所謂噐出母之先君子其德本次於子思故奉子思之言以為定如孔聖曾噐出母後世斷斷從孔聖不從子思矣若夫伯魚季五十卒其妻斷無嫁人之事豈孔聖之德不足以慰衰老之婦而子思之賢不

能安母之室視凱風七子不若乎檀弓言子思之母死于衛自傷焉時此當在喪仗尻衛之日百又言子思之從母死于衛衛有庶氏其從母嫁庶氏故曰庶氏之母從母小功服故赴于子思其服同于外祖父母故一時思促有哭廟之誤自今本脫從字解者遂謂子思之母嫁衛庶氏豈其然與要之孔子伯魚皆未出妻所謂先君子者別有所指未可質言爲孔子爲伯魚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服

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申傳駁注謂妾
不得體君兩條當以妾子比例不得以女君比例妾子
有體尊而為其母及外祖父母不得遂之時其不體尊
者得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及為其父母得遂也竊
謂經傳之義本直截無待比例而明上文為眾子義兼
妾子鄭注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義亦通妾經又恐人
疑妾不得體君有尊厭之嫌故特發此二條以曉人傳
即承經之意曰妾不得體君於其父母及其子自得遂
以明妾於其私親有不服也鄭注誤會經意因而駁傳

且謂經嫌妾服女君之黨不自服其父母將何以解爲子之義乎如程說妾子有體尊之事豈妾亦有體君之事乎妾子有體尊不壓遂其母及外祖父母之時豈妾亦有體君不壓遂其父母及子之時乎鄭以女君爲比例於義室程以妾子爲比例於義亦違

內宗外宗爲君夫人服

禮言內宗外宗說者眛眛攷之周禮序官曰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內女爲王同姓之女外女爲王外親之女有爵其嫁于卿大夫及士者曰內女曰外女則內外婦不與焉曰有爵則嫁于庶人者

不與焉內宗外宗必人君親屬女之有爵者而於其君之喪則又分有私服無私服之異內宗之有私服者鄭襍記注所謂五屬之女是也五屬外則無服焉外宗之有私服者鄭襍記注所謂姑姊妹之子舅之子及從母之子是也從母即姨母之子二字據熊安生所引增女之子亦有服此外無服焉若夫同姓婦外親婦之有爵者則謂之內命婦外命婦而鄭注亦統謂之內宗外宗故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據周禮序官內外宗女實不兼婦也襍記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謂外宗之女有私服者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而嫁於諸臣

者從為夫之君與內宗之服君夫人同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謂夫人與天子有私服者三年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者則從為夫之君期與外宗之服君同鄭注襍記言內外宗服君夫人之淊綦備其注服問則專以外親婦之無服者言之以明諸侯之夫人為天子之通制竊玩服問本文不徑言夫人為天子期而必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為君正䂓有私服無私服統言之故鄭君此注未免一偏必以襍記注補言之其義乃賅至於周禮言官制鄭注據有敵言禮記言器服鄭注據服不服言各舉所重以明義注例宜然

初非謂有三外宗二內宗之異也王肅知鄭義之相通而用周禮注以注服問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尊其義矣然不論外宗之有私服無私服而概曰外宗爲君服期豈有服之內外宗而一從爲夫之君乎混而合之於禮又謬矣王注見通典熊安生孔穎達等知鄭注服不服之有別遂於外宗分服斬服齊及有䘚爲三內宗分有䘚及又屬女爲二隨文去解各爲區別豈服問之外宗服齊衰記之內外宗服斬本不可通乎豈此記之內外宗皆無䘚與周禮不可合乎王氏合所不宜合熊孔二氏又分所不必分皆非善讀鄭注者也黃勉齋續

通解采鄭注以補禮經之闕殊爲有功古今而於齊衰三月類增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一條誤讀鄭注江愼修禮書綱目徐健庵讀禮通攷據而沿之於未深審夫經曰內外宗猶曰內外命婦據有敵言周禮可證婦人以夫爲敵嫁于庶人則無敵矣而猶謂之內宗乎鄭注襍記言內宗五屬之女與外宗姑姊妹之子舅之子皆與君有私服服斬又言其無服而嫁于庶人從爲國君說本分明通典引庾蔚之說五屬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孔疏引熊安生說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斬是也豈有以嫁于庶人遂不服斬衰三

季而服齊衰三月乎爲易之曰王同姓女之無服者嫁于庶人從爲國君斯爲當矣之數人者雖號古今知禮之士其說內外宗紕繆繩貤如此於此見讀禮之難亦見讀鄭注之不易

二名不偏諱

經傳偏徧二字多互誤易傳莫謚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偏當依古本作徧經文或擊之或爲別辭則上句莫謚爲徧辭此聖傳對經大義之至精至密者也記二名不偏諱偏諱對二名大文偏者二之一也一本作徧徧卽二矣非也二爲兼辭偏爲別辭鄭注二名不一

一諱之以一一詁二名之偏非以一一詁偏也禮經授賓祭有辯以授一以授之分辯卽偏也一謂一一偏舉之公食禮亏正饌之黍稷曰辯以授賓賓祭之謂徧取黍稷總以授賓也故曰辯亏三牲之胏曰辯取之一以授賓謂徧取三牲之𠀤一一授賓故復別辯言一亏加饌庶羞之大則曰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鄭注云賓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此又別兼言一辯與兼皆通觧一爲別觧鄭注訓一以授爲一一授與此不偏諱訓不一一諱正同知一一授非辯授則不一一諱非釋不徧諱明矣凡二名竝舉謂之徧徧竝諱二名偏舉其一謂

之偏偏可不諱夫子言在不偁徵言徵不偁在未嘗竝舉二名正所謂徧諱偏不諱也或作二名不徧諱文害亏義初在詁經精舍以鄭注不一一諱爲釋徧字非定論也近人有從予之初說者故復重訂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檀弓此章千古疑案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豈有顏母亦不知之理司馬遷求其說而不得遂謂顏母諱野合而不告固屬污聖鄭注從史記幷謂殯母於五父之衢令人怪己發問端事近巧詐亦未合聖人作爲博物志引王肅說直謂孔子無此事記者謬申其說者據僞孔叢

子陳士義篇以為李由之誣近人不信王肅偽作之書又無以解檀弓惟江愼修引孫遽人說以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為倒句較為近正然如孫氏之解其愼也二句殊覺可厺而殯葬大事顏母斷無不知知之而不告其疑終無以釋且古之所謂合葬者以後器從先葬未聞以先器從後死者也顏母之卒據歷聘紀季孔子已二十四歲其父之殯直至葬母乃問人而知之而殯此有二十季之久何辨之不早辨邪亦未見孫說之果是矣攷郰大夫叔梁先娶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病

後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郰大夫之娶顏氏也疏引家語云秊餘七十無妻則施母已早卒矣郰大夫必先營其墓地而葬之亦可知也顏母之嫁孔氏秊甚輕於顏父問女事可見而孔子又幼亡其不知祔妻墓地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皆緣少孤太文不知其墓句其墓謂郰大夫所營施母之墓也殯於五父之衢句殯謂殯郰大夫也殯葬之禮有淺深之別有厚薄之分郰大夫卒孔子秊方三歲不知祔母之墓所在無由合葬其父故殯於五父之衢又以合葬無期因淺殯之如浮葬然云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極狀孔子慎重其事蓋淺殯之意在求

其墓而合葬非安於不知而苟焉者此記孔子少孤之志有不同於凡人也少長問於郰曼父之母知郰大夫所營塋地在防然後合葬於施母之墓焉記意如此本無可疑解者不得其說而妄爲之辭於以疑記駁記僞孔叢子之說起矣施母非出參見出母服篇

諸公

諸公者官名也攷之禮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次國上卿三命大國上卿容有四命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鄭司農注上公得置孤一人孤卿四命其禮得眡子男側可儕公然直儕之爲公又嫌

與國君無別故大射燕禮偁國君曰公其孤卿曰諸公諸非眾詞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鄭注諸子或曰庶子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文與諸子職同則諸之言庶也庶子者別其適之名也諸子者掌其倅之名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入於成均謂之國子諸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諸子所以副貳國子也儀禮諸公與周禮諸子同為官名為其副貳國子曰諸子為其副貳上公曰諸公其義一也自鄭注以公為官名諸為眾詞異說由是沸起鄭注鄉飲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注燕禮云孤一人言諸者

容牧有三監攷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㝵援以爲證且儀禮之例凡衆詞皆偁衆如衆賓衆主人衆耦衆射者衆工衆笙之類皆不偁諸則諸公偁諸非衆詞明矣鄉歙鄉射大射皆偁諸公大夫大夫非一人不偁諸大夫何獨於孤卿一人偏偁諸公則諸公爲官名非衆詞叓明矣吳氏廷華謂天子有三公侯國則有孤卿一人偁公又有致仕者胡氏釋官駁之曰致仕之說在鄉歙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仕言之不㝵有致仕者竊謂吳氏之說於大射固不合卽鄉歙亦不可通鄉歙禮鄉大夫爲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

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曰鄉先生則諸公中無致仕之孤明矣或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言或謂諸公兼寄公言或謂諸公以附庸言或引左傳吾公在壑谷為臣尊其君之偁攷鄉飲云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有寄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為鄉大夫禮鄉射為州長禮寄

公附庸君距容來與大夫倂公末世僭禮更不足為訓盛氏世佐曰孤一人而倂諸公以別其君之倂公也諸眾也若曰猶是眾臣云爾亦有倂公而不加諸者鄉飲禮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倂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竊謂鄉飲倂公而不加諸與冢宰倂宰大保倂保同在鄉無嫌孤卿例尊倂公盛氏之說是矣但訓諸為眾以例眾臣義甚迂曲且侯國諸公為官名天子諸公屬眾詞牽合為一仍沿舊譌

先生夫子

先生夫子之偁隨時變易初無定名禮經之先生鄭注以為卿大夫致仕者偁最尊後又通為長老之偁而曲禮一篇先生與長者猶分別言之鄭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明其與不教學之長者固有異也說者謂老人教學通偁先生先生不必為我師之偁然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庸謂之非我師乎哉然則孔門弟子不偁先生偁夫子何也曰時先生輕不敢也易師卦以長子對弟子弟次也弟子者次子也論語以弟子對先生謂先弟子而生先生者兄長也自孔子設教洙泗閒師之太教也嚴師之為道也亦尊師視其徒猶子徒視

其師猶父故不敢先生之相與夫子之夫者帥人以義而又崇而長之曰子其偁昉諸周初亦卿大夫之尊偁也公羊傳曰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爵之最尊者當時以偁小國之君書牧誓曰勖哉夫子夫子勖哉指篇首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旅師氏（大夫）而言卿大夫出將軍吏主教夫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司馬文）故責之以步伐止齊號之曰夫子（夫即千夫長百夫長之夫夫子者千夫百夫以上之尊者偁也）嗣後相沿以爲卿大夫之偁春秋左氏傳僖廿三季夫子必反其國以偁晉重耳文十又季傳夫子以憂我閭以偁孟獻子襄廿六季夫子爲王子圍以偁楚令尹廿七

秊夫子之家事治以偁范武子三十秊夫子禮於生者昭十秊夫子知度與禮矣十三秊唯夫子知我二十秊吾早從夫子以偁鄭子皮子產廿五秊今夫子卑其大夫以偁宋桐門右師定五秊夫子語我九言以偁鄭子太叔皆當世之為卿大夫者孟明陽處父趙宣子苦成叔欒鍼祁奚申叔豫魯三卿之稱夫子同例惟昭七秊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時孔子未為大夫葢由後追偁之也當時孔門諸弟子尊其師通偁於其君於他邦用字不若子之例而謂之孔子其面與師言用卿大夫之例而謂之夫子此周人貴貴之義也然貴貴之義似非施於父子而人子於其父亦有偁

夫子襄廿七年身為大夫親疏皆得子之也記曾元偁其父為夫子有為言之故鄭特為之注曰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曾子此事見韓詩外傳鄭引此以證夫子之偁其義取諸卿不敢師所以明曾元之意蓋曰以夫子寢卿簀本不違禮病革而變易之不可而曾子終不為卿故以易簀為得正夫子之義明而通節脈絡自貫卽弟子之偁其師為夫子之義亦見鄭注甚精密讀者習聞師偁夫子之說而不加察反議鄭注之迂曲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韓詩外傳曰曾子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孔疏引此申之曰言輕其祿是未為大夫故他人名已尊呼為大夫而言夫子若己須依禮不䘮大夫之簀說甚明了朱子乃謂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但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如朱子語設時無童子言而曾子將終斃於不義乎是不若鄭注之允當矣𢘦人咸謂鄭注經詳訓詁略理義予謂鄭之理義多函於訓詁中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其鄭注之謂乎

處士尻士

處士凥士樕文通用對文逈別處士者未與賔興之士猶處女之未許嫁者也凥士者與賔興而未仕之士猶處女已許嫁而凥在母家者也鄉飮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鄭注曰賔介處士也時猶未與賔興也鄉大夫三季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賔之則謂之凥士記玉藻曰凥士錦帶鄭注曰凥士道藝處士也謂巳賔興而未仕者也鄉大夫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巳仕者也其賔興而未仕者猶之民也故亦謂之命民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恤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

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注云凡士錦帶則凡士者命民也然古者命民之分有三等德一科行一科道藝又一科鄉大夫曰以鄉三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德之士不能數數見帝王懸設是科所以待天民也其次則舉六行之士以命之尙書大傳所言是也敬長孝友也恤孤恤也取舍好讓睦婣也舉事力任也又其次者則舉六藝之士以命之鄭注玉藻所言是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藝知其義而欲守之謂之道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分之有優劣而先王設科不分道

藝所以望士者亦淺且厚也然則處士者以鄉三物自
厲者也凡士者六德六行六藝必有專長可見者也荀
子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
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無能謂無六藝離蹤而跂
訾謂無德行

受業繆楷
子　家瑍　仝校